

於眼光透闢之外，更見其心思機巧。對於學校教育制度之介紹，亦能本末兼顧，唯一的遺憾是作者所用材料以五十年代為主體，對文革以後的演變，只以素描式手法輕輕帶過。

他如丘宏達之《國際法的概念與實踐》，和 William Liu 的《社會階層、少數民族與家庭》(Chinese Society: Stratification, Minorities, and the Family)，都是不可多得的佳構，言簡義賅，平實周到，初入門者最為受用。越飛 (Ellis Joffe) 的《人民解放軍》(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一文，亦提供了頗饒興味的資料。

此外，必須一提的，是馬大任所寫的《資料來源簡述》(Sources of Information: A Brief Survey)。馬教授先後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康乃爾大學東亞圖書館，並主持收藏現代中國資料最豐富之胡佛研究院之東亞館有年，在中國研究圈中，享有「活目錄」之譽。故而，此文寫來輕鬆灑脫，初學者得此一篇，自可按圖索驥，逐步作深入之探求，可惜此文是為英語讀者而寫，故所列資料目錄亦以英語出版物為主。

以一本通書而載入目錄學專文，足見此手冊不同於一般手冊，而編者心目中的「普通」讀者實在並不「普通」。

許冠三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y Cao Xueqin. Translated by David Hawkes. Published in Penguin Books, December 1973. (Volume 1: "The Golden Days.")

(一)

《石頭記》(《紅樓夢》)的翻譯，可追溯於一八六八年英人鮑拉 (E. C. Bowra) 在《中國雜誌》(The China Magazine) 所翻譯的《紅樓夢》(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sup>1</sup> 但祇譯了前八回而已。一八九一年，左理 (H. B. Joly) 譯了五十六回，印成單行本，初在香港出版，其後又在澳門印行。<sup>2</sup> 這些祇有片段的翻譯，實在賺不到讀者的欣賞。到了一九二九年，就有撮要形式的翻譯，使讀者畧知整個故事的內容，這

<sup>1</sup> E. C. Bowra,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China Magazine*, Christmas Number, Shanghai, 1868, pp. 1, 3, 33, 65, 97, 127. Also vol. for 1869, pp. 1, 3, 65.

<sup>2</sup> H. B. Joly, *Hung Lou Meng: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ong Kong, 1892; Macao, 1893).

是王際真所譯的《紅樓夢》(*Dream of the Red Chamber*)。<sup>3</sup> 一九三二年，德國作家顧恩(F. Kuhn)也翻譯了縮本的《紅樓夢》(*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sup>4</sup> 頁數比王書多一倍。顧書問世，引起了歐西人士的興趣，至少英人麥堯(F. McHugh)、法人居理(A. Guerne)、意人波和勞(C. P. Bovero)都根據顧氏本子，再翻譯為英文、法文和意文。<sup>5</sup> 其後翻譯《紅樓夢》的作品不少，但也多是片段或撮要而已。

首先把《紅樓夢》全文翻譯的，是蘇聯學者彭羅斯基(V. A. Panasyuk)；他的譯文分成兩大冊(第一冊八七九頁；第二冊八六三頁)，於一九五八年出版。<sup>6</sup> 可惜他的俄文譯本，祇能在蘇聯國內流傳(流傳如何，恕不得知)，而世人懂得俄文者，為數甚少。到了一九六〇年，中國學者李治華也完成了《紅樓夢》的法文翻譯，<sup>7</sup> 在巴黎出版，但英文的全書翻譯，數年前纔由前牛津大學漢學教授霍克思着手進行，由企鵝公司(Penguin)排印，分成五冊出版。一九七三年底第一冊問世，筆者蒙霍教授寄贈一冊，細讀之餘，感其用力之勤，實無愧於作者(曹雪芹化了十年心血，寫成《紅樓夢》，有詩云：「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譯者在「緒言」(Introduction)說：「予將盡譯書中所載……苟吾譯文，能使讀者挹取是書之興味，一如吾所得者，吾生也無憾矣。」(to translate everything……if I can convey to the reader even a fraction of the pleasure this Chinese novel has given me, I shall not have lived in vain)(頁四六)。可知譯者對《紅樓夢》之深愛與譯事之盡勞盡瘁了。

## (二)

譯者不用通行的「紅樓夢」而用「石頭記」為書名。按原書第一回載空空道人，將《石頭記》細閱兩遍，然後由頭至尾抄錄，「因空見色，由色生情，轉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

<sup>3</sup> Wang Chi-che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ith a Preface by Arthur Waley) (London, 1929).

<sup>4</sup> F. Kuhn,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Leipzig, 1932).

<sup>5</sup> Florence & Isabel McHugh,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York, 1957; London, 1958). A. Guerne,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Paris, 1957). C. P. Bovero & C. Riccio, *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 (Torino, 1958).

<sup>6</sup> V. A. Panasyuk, *Son v Krasnom Teremye* [Dream in the Red Chamber] (Moscow, 1958).

<sup>7</sup> Li Tche-houa, *Le Rêve du Pavillon Rouge* (Euvres représentatives publiées sous les auspices de l'Unesco, Librairie Gallimard) (Paris, 1960).

由此可知，《紅樓夢》最初名叫《石頭記》，次名《情僧錄》，再其次名為《風月寶鑑》，其後則改為《金陵十二釵》。《紅樓夢》一名，據說是吳玉峯所題的（一說是畸笏所題的）。<sup>8</sup> 今霍氏用「石頭記」一名，固甚正確，但「紅樓夢」一名，經已沿用甚久，至西方讀者，亦知此書，改用「石頭記」，一般讀者，可能反覺陌生，且「紅樓夢」一名，含義較富，正如甲戌本《紅樓夢》凡例說：「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所以，沿用「紅樓夢」一名，實無不可。

譯者更指出，「紅樓夢」一名的舊日翻譯，例如：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Il sogno della camera rossa, 及 Son v Krasnom teremye 等，頗有錯誤。這些譯名，暗示「一個睡在紅樓裏的人底夢」（a sleeper in a crimson-coloured room），實非中文原意，應譯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細味之，其言甚有道理。因 The Red Chamber 為一特定之「紅樓」，而《石頭記》並非描述「紅樓」一地的故事。從這細微的地方，可見霍氏翻譯的縝密處。

### （三）

霍氏在「緒言」中，敘述曹雪芹的生平，頗為詳細，尤其是年份的次序、先世人物的關係，都說得有條不紊，清楚分明。其中討論曹雪芹的身世，譯者採納趙岡的意見，依據一九六三年在北京發見的《遼東曹氏宗譜》記載，認定曹雪芹不是曹頤的遺腹子，而是曹頤之子，<sup>9</sup> 這是較新的解說。

《紅樓夢》後四十回的寫成問題，胡適《紅樓夢考證》、俞平伯《紅樓夢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都認為是高鶚所作，但林語堂的《平心論高鶚》，則認為高鶚整理雪芹遺稿而成。近人的研究，大都同意林氏的解說，而霍克思更猜度：曹雪芹寫完而未整理的遺稿，由他的遺孀或與脂硯齋、畸笏有關的一位滿籍婦女，請曹家中人整理，而這份稿本，由張惠言購得，然後由高鶚整理，與前八十回合而為一。這是霍氏大膽的假定吧！

《紅樓夢》第五回載「太虛幻境」的一副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霍氏認為「真」、「假」二字，是曹雪芹寫作手法（devices）中最突出的一點，

<sup>8</sup> 庚辰本《紅樓夢》第一回載畸笏一條批語：「至吳玉峯題曰『紅樓夢』，又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sup>9</sup> 趙岡、陳鍾毅著《紅樓夢新探》，香港，1970，pp. 25—27。

表現了實在 (reality) 與幻覺 (illusion)、現世 (world) 與夢境 (dream) 的真假兩面。按該書第一回載道：「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假故事來。」作者已清楚說明寫作的手法了。

霍氏稱《石頭記》為一文藝傑作，有驚人的成就 (an amazing achievement)，尤其是它刻劃人物的心理、情態、性格，最為難得。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不過，我覺得作為介紹像《紅樓夢》的一本巨著給西方讀者，譯者論述該書的藝術價值，稍嫌過少，其他例如：(一) 它是一本無依傍、因襲的文藝創作，(二) 它首創中國小說悲劇的結局，(三) 它有細密的佈局和豐富的題材，(四) 它長於描寫環境、渲染氣氛，(五) 它有高度的語文運用技巧等，似應點提。或許霍氏認為讓讀者自己揣摩、領畧比說穿了更好。

#### (四)

霍氏的譯文，是十分優美的。他從前所譯的《楚辭》 (*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 和《杜詩初階》 (*A Little Premier of Tu Fu*)，早已膾炙人口。《紅樓夢》雖然用語體文寫成，但鍊辭造語，極有技巧，其中更夾有詩、賦、詞、曲等作品。我曉得霍教授從講授到翻譯《紅樓夢》，一共化了七八年時間，還預算再化上幾年光景，把其餘的四冊翻譯完成。他搜集學人對《紅樓夢》研究的資料，去年更得友人從北京買購一本線裝的《紅樓夢》乾隆抄本，可知他底工作的認真。

細看他的譯文，常有令人激賞的地方，例如第一回跛足道人唸着幾句言詞：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至多時眼閉了。……

霍氏的譯文 (頁六三至六四)，不僅忠於原意，更能重覆叶韻，盡量符合原文的疊韻：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ambition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Where are the famous ones of days gone by?  
In grassy graves they lie now, every one.

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But with their riches won't have done, have done.  
Each day they grumble they've not made enough.  
When they've enough, it's goodnight everyone!

又如第五回「金陵十二釵副冊」首頁寫着：「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多情公子空牽念。」霍氏譯文（頁一三二至一三三）為：

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A noble and aspiring mind  
In a base-born frame confined,  
Your charm and wit did only hatred gain,  
And in the end you were by slanders slain,  
Your gentle lord's solicitude in vain.

其中「風流」一辭，最難翻譯，一般多譯為 romance，此處譯為 charm and wit，尤見工夫。跟着的「金陵十二釵」畫謎，霍氏在附錄中（頁五二七至五三四）更有詳細解釋，而本回裏的「紅樓夢十二支詞曲」，也一一翻譯。

第十回的結尾，張先生替賈蓉夫人秦氏看病，說了一些醫方病理，什麼「氣分」、「太虛」、「脾土」、「肝火」、「水虧木旺」等名辭，本不易解，但霍氏完全把它們翻譯（頁二二五至二二七）。最後張先生所開的藥方：「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譯為“*For a decoction to increase the breath, nourish the heart, fortify the spleen and calm the liver*”很達意吧！又如第十四回的標題：「林如海捐館揚州城；賈寶玉路謁北靜王。」霍氏譯為：

“Lin Ru-hai is conveyed to his last resting-place in Yangchow.  
Jia Bao-yu is presented to the Prince of Bei-jing at a roadside halt.”

其中「捐館」一辭，直譯固然不可，意譯（die or pass away）也不雅，譯者改為“conveyed to his last resting-place”，真是漂亮！

其餘的佳作，毋用枚舉了。綜觀全書的譯文，流麗可愛，凡原書裏的詩、賦、詞、曲、對聯、謎語等等，都一一翻譯，讀者能把譯文與原著比較細讀，自可欣賞翻譯的藝術了。